

# 王老汉报仇

1950年，大恶霸宋蔚然被抓住了，准备第二天公审后枪毙。

头天晚上，观上村的贫苦农民王老汉正在家里坐着吸烟，突然一个人推门进屋。王老汉抬头一看，来人是区里的一个干部。王老汉慌忙起身迎接，说：“哎呀，是邓区长呀，你看俺这家里连个坐的地方也没有，委屈您啦。”

来人姓邓，是区里的副区长，是从山东过来的老八路，曾在观上村带领贫苦农民斗过地主老财。王老汉很敬重他。

邓副区长也不见外，一屁股坐在屋里一块土坯上，微笑着问：“王老哥，一个人在屋里吸烟哩，没有出去转转。明天就要公审宋蔚然啦，我想听听您老哥有啥意见。”

邓副区长这么一说，王老汉很激动地说：“咋没有意见，我恨不得一刀刺了他王八龟孙，替我三个孩子报仇。”

邓副区长说：“宋蔚然是该死，他不仅杀害了你三个孩子，也杀害过我们许多革命战友。明天公审大会，你老哥做好准备，到大会上痛痛快快诉个苦，也让广大穷苦人弄清他的罪恶事实。”

王老汉忍不住说：“邓区长，俺也不瞒你，自从知道宋蔚然被咱的人抓住后，我就准备好家伙，要在开他大会时，一刀撵死他。”说着，王老汉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邓副区长面前，又说：“用这东西扎他一下，准把他前心戳透气。”

邓副区长一看，见那东西是一根大拇指粗的铁棍儿，一头被磨得白光光的又尖又细。可见王老汉为了磨它，下了好大工夫。邓



大峪晨曦

张军平 摄

## 二郎城沟二郎城

●杨树林

从小在山里长大，城市的概念就起源于二郎城，尽管心中懵懵懂懂，但在幼小的心里毕竟有了“城”的占据。

这个二郎城就在家乡村南一公里的山沟中，地处汝州市寄料镇南部的吕庄村，距镇政府直线距离约三公里。自古以来村里人都称二郎城沟，因沟中有一道自西南向东北蜿蜒的壕沟，人们又称这里为郎水壕。据传，北宋时期杨六郎曾在这里领兵打仗而驻兵防守，因兵多将广而设防筑城，因此而得名二郎城。

虽说是城，既无城墙又无城廓，只有群山相拥，丘陵起伏，沟坎拱卫。整个地形坐西向东，沟底正中有一方形平台，好似军用沙盘，又像阅兵的检阅台，当地人都称棋盘地。二郎城西南北三面环山带岭，西部山头高耸，是俯瞰四野的制高点。受地壳运动和造山运动的挤压抬升，使这座山高隆起的同时，它的南北两翼如臂膀一样错落下沉，并顺势像伸托出了一双长长的手臂，形成南北两道山岭。南部山势陡峭，山底是郎水壕深沟，一汪溪流从山间潺缓而下，自成天然壕堑。崖壁下树木丛生，葱茏郁勃，大小相间。北部一道山岭东西横卧，坐北向南又背风向阳，整条山岭梯田层层，沿坡铺展。东部顺沟是二郎城出口，突出的北部山头断面衔接厚厚的黄土岭勾头护城，好似城围的截面，使西高东低的二郎城在临近出口时平整如砥，并有平道与外部相连，一部壕水护门，攻守兼备，能排兵布阵，可机动出击。

一出二郎城出口，迎面又有一道西南东北走向的黄土岭，把整个二郎城沟揽入怀中，既把二郎城挡在岭后，还把出口与茶蓝沟和茶蓝河相接。顺着黄土岭可以看到，黄土与山体连接二郎城南坡山梁，又通二郎城西山，再接二郎城北坡山地，形成环形防御纵深。若遇战时，城内城外互为接应，自成攻防体系，构成一道天然屏障，可扼守二郎城无虞。这山挡、岭围、水护之间，更显山幽水静，深不可测，二郎城之内适宜安营驻军，深藏

副区长忙说：“老哥，你的仇恨我都知道。杀掉宋蔚然，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我今晚来的目的，就怕你明天在公审大会上动手。过往咱们解放军刚到临汝时，走马点火，确实有不少罪大恶极的土匪、恶霸被老百姓动手打死了。那时有些人罪大该死，但也有些罪不至死的，在乱中丢了命。如今党和毛主席发现了这些过激行为，制定了纠正政策，杀人必须要经过县政府审判批准的。”

王老汉听到这儿，悲愤地喊道：“我老冤呀，不叫俺亲手杀了宋蔚然这个恶人，我难咽这口恶气。”

邓副区长同情地拍着王老汉，安慰他。王老汉这些话，是有原由的。

原来王老汉名叫王礼，是临汝县西南观上村的一个贫苦人。他一辈子老老实实的，靠给财主家打短工过日子，家里穷是自然的。1947年秋天，中国人民解放军过黄河到了临汝县，解放了观上村。解放军发动贫苦百姓分了观上村大地主、大恶霸宋蔚然、王景元等的土地、房子、财产。王老汉的四儿子叫王富娃，参加了解放军，当了观上村的农会干部，带着穷苦百姓分过宋蔚然家的财产。一次，宋蔚然派他一位亲戚，暗地里混到村里，威胁那些分他财产的穷人，谁家分了宋家的财物，赶紧送回去，否则等宋蔚然回来时，杀他全家。有人把消息透给了王富娃，王富娃带人抓了宋蔚然的这个亲戚。群众因为痛恨他替宋蔚然说话，用事先准备好的柳木棍子捶打，竟然把他给打死了。

后来解放军转移，离开了观上村，躲在山里的宋蔚然带着还乡团回了观上，开始疯狂报复。宋蔚然先在村子里搜查解放军的伤员，结果有八个伤病员被抓到，宋蔚然亲自带人，把这八个解放军战士用铡刀残忍地铡成了三截，扔到一条小河沟里。接着宋蔚然带人在观上村的南寨门和北寨门外各支一

口铡。宋蔚然对着村里的群众放出恶言，说：“我已有了情报，观上村共有200多个穷小子分了我的财物。我要按照分我家财产多少为顺序，把这200多人统统铡死。”但是没等宋蔚然动手，解放军得知他带还乡团进村屠害百姓的消息，当晚杀了个回马枪，宋蔚然的还乡团哪是解放军的对手，夜色中丢下十几具土匪尸体，往北逃了。

宋蔚然逃到虎狼爬岭下一个村庄，得知王富娃的三个哥哥在这儿，就派人抓了他的三个哥哥。当王富娃三个哥哥被带到他面前，宋蔚然咬牙切齿地说：“我就不信他王富娃能逃出我的手掌。你们都是他一奶同胞，说吧，王富娃藏在哪里，说出来，你们都有命，不说，就替他去见阎王爷吧！”

王富娃的大哥开口说：“宋掌柜，王富娃随解放军走了，这谁都知道，俺是平头百姓，哪会知道他的下落。”

宋蔚然狞笑道：“你不知道是吧，来人，把他送给阎王爷。”说着，挥一挥手，早有两个匪徒走过来，举刀朝王富娃的大哥就砍。王富娃的大哥被乱刀砍杀后，宋蔚然又让土匪把他的尸体投进一眼水井，瞪着眼又问王富娃的二哥：“你说，王富娃在哪儿。”王富娃的二哥面色苍白，强自说道：“宋掌柜，俺们真不知道。”话刚说完，宋蔚然手一挥，几个土匪又一拥上前，一顿刀砍，王富娃的二哥也被砍死扔进了井里。在场有围观的群众，都不忍看这种惨状，有人掩面而泣。

宋蔚然兽性大发，手指着王富娃的三哥，吼叫道：“你，说不说？”王富娃的三哥自知难逃一死，拼命骂道：“宋蔚然，你个狼虎王八，你今天杀了我兄弟三人，我们到阴曹地府也绝饶不了你。老子别说不说，就是知道我弟的去处，也不会告诉你，有种你就动手，我弟不会放过你的。”

宋蔚然恼羞成怒，举起手中的短枪，朝王富娃的三哥连开几枪。王富娃的三哥倒在血泊中，双眼仍然圆睁着，一道仇恨的目光仿佛燃烧的火焰，死盯着宋蔚然。几个土匪跑过来，把王富娃的三哥也拖扔在那口井里了。

这就是王礼老汉的深仇大恨。也怪不得他要手刃宋蔚然了。

邓副区长自然知道这些。他拍着王老汉的肩膀，劝慰说：“王老哥，明天你去诉苦，万不能违反咱们的政策，不能在公审大会上要了宋蔚然的命。你放心，咱们政府会替你报仇雪恨的。”

王老汉仍然怒气难消，他说：“邓区长，你不让我杀他，难道也不让我锤他几拳，踢他几脚，出出气？”

邓副区长无奈说道：“只要不过分，中！”

第二天，公审宋蔚然的大会开始了。公审大会上，诉苦的穷苦人成群结队。有的控诉宋蔚然抢夺了自家的田地；有的揭发宋蔚然贩卖大烟，毒害人民；有的指控宋蔚然借灾荒之年，放高利贷逼死人命。有一个70多岁的农妇上台哭诉，说宋蔚然强奸自己的儿媳，奸要将儿媳勒死。一个曾跟着宋蔚然干过的人上台指证说：宋蔚然当日伪团长时，带人在北山攻打八路军，抢劫当地群众的财物，杀害抗日群众……

台下听到这些控诉，激愤地喊道：“枪毙宋蔚然，打死宋蔚然！”

轮到王礼老汉上台诉苦了。王礼老汉激动得双手颤抖，他声泪俱下地控诉了三个儿子被宋蔚然在不到一个小时内枪杀扔到枯井里的罪行。

最后，宋蔚然被公审枪决了。

这就是王老汉报仇的故事。  
作者：常文理  
供稿：陈凝

·连载·



(上接第2956期)

接下来，我们和习近平同志就到会议室去座谈，座谈的主题是基层组织

建设。他问我：“你们现在怎么培养党员？”我向他汇报说：“我们培养党员，一是选年轻的，二是选有能力的，推选以后能当支书或村主任的人入党。”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培养党员的标准很满意，

因为他对农村的情况比较了解。过去，一般情况下农村发展党员，都选那些老实巴交的，对能力不太注重。这样对党组织和村里的发展都非常不利。我本身是搞企业的，深知任何岗位都应该谁有能力让谁干。我是1995年在企业入的党，当时已经30多岁了。我回来之后，村里培养了十几个党员。在这些党员中，我们以后要培养村干部，他们当中能干的人以后会来接替我们。

习近平同志看到我们现在的变化，鼓励说：“你们发展党员的事做得很好。离年轻人是不行的。”

他说话很朴实，对农村工作很了解，对正定、对我们这个村的过去也很了解。他在正定当县委书记的时候，我们村边的这条漳沔河，当时也没有桥，河里都是泥沙，他到我们村里来调研的时候，骑自行车过不去河，推着也走不动，他就把自行车扛起来过河。他说：“我那个时候就想治理这个漳沔河，想防汛、修坝。你们现在开始治理了，我很满意。”

县里领导给他汇报了治理漳沔河的计划。习近平同志提出。现在的治理标准偏低，标准还应该提高，要科学改造河道，形成完善的防洪系统。还要节省土地，改造河两岸的环境，绿化好，搞成公园，让老百姓有休闲娱乐的地方。

习近平同志还讲到，他原来当县委书记的时候，到了一个村党支部办公室，发现办公室很脏很乱，桌子上面一层灰尘，村支书就用大棉袄的袖子把桌子一抹。现在，咱们村的办公室环境很好，很干净，他看了很欣慰。

最后又回到旧村改造的话题，他说：“改造好以后，大概三五年，我还要回来看看。”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果然在5年之后又来到塔元庄。这5年，村里一定发生了巨大变化。

尹小平：是的。2013年，习近平同志又来了。这次，他来到我们新的办公楼前，看到我们迎接他，他说：“还是你们原班人马？”我说：“是。”

他在院里站着看了看，说：“这不是原来的办公室了。”我说：“这是新的办公室，2012年建成，当年的7月1号搬过来的。”他又看了我们新建的\*\*批楼房，高兴地说：“你们发展太快了，没想到发展这么快。”

他问我：“村民住的是哪些楼房？”我指了指说：“这些高楼就是。”

习近平同志到我们办公室，在屋里转了转，看到每张介绍旧村改造过程的照片都很高兴、很满意。他又看了办公室的陈列，其中有些他很熟悉，上次来的时候见过。

他说：“你们搞得很好，一定要坚持。”

习近平同志了解了旧村改造的基本情况，到办公楼各个房间都转了转，又看了漳沔河改造的规划图纸，说了不少技术问题。

他看了我们村规划的图纸。我介绍说：“2012年，农业部给我们搞了规划，整体作了个设计。农业部包了我们村庄，我们成了对口单位。每年都会有一个副部长下来指导工作。”他听了之后说：“这个规划很好，就不要再动了。”我说：“好的，我们严格执行。”

(未完待续)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滕侍郎的传说

在陵头镇黄岭，有一个叫滕口的地方，据传是明代滕昭滕侍郎出生的地方，一提起滕侍郎当地人都能绘声绘色地讲述有关滕侍郎的故事。

据传，出生滕侍郎的那天，天下大雨，有两个进京赶考的秀才在滕家大门屋檐下避雨。按当地人的风俗习惯，生男生女都要在自家的大门屋檐上绑上红布以示喜庆和辟邪，当滕侍郎降生后，滕家家人开门绑红布时，看见大门外，一左一右两个人坐在门坎上，还没等滕家人开口，这两个避雨的秀才，就知道这家有喜事，忙问是大喜还是小喜，家人答曰：“大喜。”一听大喜，这两个避雨的人，就知道，这一家生的是男孩，两人相视一笑说：“回家吧，甬考了，咱俩将来注定是这孩子的护卫人。”后来滕侍郎拜官后，这两个人真的成了滕侍郎的贴身跟班。

据传，滕侍郎六七岁时，家里穷，无钱上学，学堂就在距家二里的背影寺里，他经常偷偷地在学堂外听讲。老师所讲课程，他只要听一遍，就能从头背到尾，比学堂听讲的孩子学得还快。滕昭的聪明博得了老师的喜欢，学费一应全免，让滕昭上学。有一天中午，午睡的老师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个白胡子老头站在老师面前说他的学生困住了他，求老师救救他。老师醒来后，隐隐约约觉得这其中有什么文章，联想到白胡子老头，老师来到土地庙前，但见土地庙门旁贴了一副对联：“土地土三年奴隶命你云南查地，四时去五时回若不回来重打四十。”老师一看便知是滕昭所为，赶忙让其把对联揭下。

滕昭的聪慧在得到老师垂爱的同时，也得到神灵的庇佑。相传滕昭青年时，晚上从学堂下学回家，他母亲常常看见有两盏明灯，一前一后为滕昭照路。突然有一天夜晚，滕母发现滕昭身边少了一盏明灯，感觉奇怪，就审问滕昭近段时间都干啥了。滕昭说没有干啥坏事，母亲觉得不对，就对滕昭说：“你肯定干了有损德行的事啦，要不然保佑你的神灯咋少了一盏。”滕昭说：“我前几天替养田村一个朋友写了一封休妻书，别的啥也没干。”滕母忙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你替朋友写休书休妻，是读书人应该干的事吗？赶快去看看休书送去没有。”滕昭立即跑到朋友家，一问休书还没有送出，借故休书中有的地方，需要改动，把休书要了回来撕了。从此，滕昭身边又恢复了\*\*盏灯。

民间故事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